

野

人

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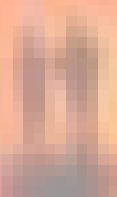


野

人

目

1994年12月



野 人 国

野 莽 ●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责任编辑：杜建国

封面设计：吴汉东

野 人 国
野 莽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湖北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插页 204千字

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 700册

*

ISBN 7—5059—0954—1 I·684 定价：3.45元

ISBN 7—5059—0954—1

I·684 定价：3.45元

目 录

野 人 国	1
水 仙 子	82
英 雄 塔 之 谜	120
三 浪 人	162
大 学 生 三 重 唱	208
乌 山 六 怪	252

野 人 国

1

国子在农村扎了六年根，同来的知青已先后拔走，他越发是个种了。如今又接县里通知，他这个种要移栽到乌山农场去。一根半边楠竹做成的扁担横勒在他的瘦肩上，一头是旧被和旧衣，一头是书和杂物。国子艰难地咧嘴前进，睫毛早已被两汪湿的东西糊住，他自己也考证不出是汗还是泪。眼前那生满红色茅草的斜坡仍一望无涯地往上升着，忽然从中凹进一片。眨眨眼，一排青石板篷顶的灰土墙房便从凹地里闪现出来。国子一见大喜，料定这必是乌山农场的红茅坡分队无疑。这坡，这房，正是他要去继续扎根的新土壤。

很多的人，头皮全然精光，上身也不着一件衣裳，一字儿排开宽宽窄窄的背，上面腊肉皮似地闪着红红的油亮。下身只有各色各样简单极了的大裤衩，包藏着全身唯一要紧的部位。大家分坐在露天场边一长列锯短的树疙瘩上，两条黑腿之间，放了也可用于洗脸的大乌窑碗，埋头只顾大嚼，手上挥舞着硕大的蒸馍，面不甚白，麻糊糊在暮色中升降摇晃。碗中是煮得很稠的老南瓜汤，嘴里一片战斗的声响。听得背后有人的动静，全大智若愚地都不回头张顾，及至看到国子

挑担从面前穿过，也只潦潦草草翻上一眼，迅疾又转向手中的馍和腿间的碗。仿佛他们此时已没有了看人的力气，又仿佛南瓜和馍比什么都更重要。这是红茅坡盛夏的暮黑。

突然有一条麻狗闷吼一声，扑将过来。它瞧不起国子那两条瘦腿，站起身子直奔他的头颅，吓得国子险些翻倒，大叫着“啊呀”！那一排汉子方才抬头，并不起身营救，只齐声大喝：“欧——”麻狗一时减了骁勇，却仍汪汪着环步不退。正在这关节上，那排石板房居中的一屋门“呀”地一响一响，闪出一个年轻妇人斜斜的半截身子，手里捧了只饭碗，眼光流星似地在国子脸上一掠，筷头当地敲响碗沿骂道：

“瞎了你的狗眼！”

嗓音极脆，和碗声配在一起宛如音乐，即使骂这等粗劣的话也仍悦耳。麻狗不怕众汉子的怒吼，却被这脆声征服，蔫退了。国子感激地望那妇人，忽然眼光竟粘在她的脸上，一时忘了刚才的惊险，只顾得寻思：这山坡上怎地长出这样杰出的美人！那妇人看他衣装，猜出了来历，换上轻些的声调问：

“是转队来的知青吧？”见国子点头，妇人便立刻退回身子，朝门内叫道，老牛，人家来了，还不快去给人家安置！”

国子忙将半块楠竹换了个肩，按住被卷的一头，不让它在面前晃动，肃穆地等老牛出来接见。等得久了，木门内毫无消息，方才一下醒悟过来，肯定不够资格。自己原是应该主动拜见的。脸上一热，拨顺了担子，小心地走到门口。探头果然见一中年男人横坐在桌前，正自斟自饮。一双蓝布裤筒挽得一高一矮，露出两杆阴森的毛腿，一脚踩在地上，一脚踏住凳头。上身绷一件和尚领的汗衫，短壮的颈脖和膀子裸在外面，和场边树疙瘩上坐的那些人的腊肉皮色不同，白

得显出浮肿。虽则时逢三伏热天，头上还规矩地扣一顶蓝布干部帽，四周疏疏地散下几根黄发。国子看到这里，心里断定世上大热天仍坚持这种装备者，十者八九是秃子。

中年男子肯定听得妇人叫的，却硬佯装不知，仍低头一边用筷在盘里挑菜，一边端起酒盅，又“啜儿”地抿了一口。国子觉得尴尬，便毅然卸了担子，跨进门道：

“是牛队长吧——在忙啊？我报到来了！”

“你是哪一个？报个啥鸡巴到哇？”那双醉了的眼睛盯着一盘主要的菜，屁股也没挪动一下。

“我是转到你这个队来的，以后就归……牛队长管了！”国子是真谦虚。他想用谦虚换一些好处。

“好说。哦，想尿起来了，昨天场部来个了人，通……要求我接收一个转点的知青，该不就是尿你？”边说边缓缓扭过身子，竖立一根小手指头，很精巧地探进蓝布帽里去搔一搔头皮。

“就是我，就是我。”国子听他一说话就是一串脏字，如同他面前盘中的葱蒜佐料，没有就缺了味道似的。想着心里好笑，城府却浅，一下笑在脸上。

“笑个啥鸡巴卵？尼克松来了，我也是尿这样说话！”

国子见他话冲，又慌又怕，连忙解释自己是佩服队长的直爽，连喝酒的姿势也豪放潇洒，看样子是个海量。

牛队长一一承认，“嘿嘿嘿”一阵大笑，现出两列嵌满青菜和红椒的黄牙，将国子视为知己，站起身。“咚”地打他一拳，忽然脸皮转为严肃，面壁喊道：

“老周，你来一下！”

一个矮子应声而入。他长了颗很大很圆的老人头，发茬

都已斑白，身子却是儿童的，除了裤衩罩着一段肉外，上下也都精光着，国子俯下头去瞻仰他的脸，察觉那脸上凿满黝黑的皱纹，宛若一颗大核桃。

“给他找尿一间房子住下来。”

“哪有房子？”

“那个的那间房子不是空鸡巴着吗？”老牛胸有成竹。

周矮子如梦初醒，诺诺地呼应着，嗓子里象有一块痰在上下滑动。转脸用鱼似的鼓眼朝国子望了一下，便把双手朝光脊背后一抄，小身子不倒翁似地左右大摆，不紧不缓径直朝前走，好象知道国子在后跟着。

其时，国子以为距离不远，弃了半块楠竹，双手提了行李，硬着腿去欲追随矮子。哪知尚未出门，右手的书捆“扑”地坠地，忙又歇下左手的被卷，来提地上的书，眼睛还得盯着前面的矮子，怕他走远了找不着地方。这时那喝狗的妇人正从里间厨房添饭出来，见国子手慌脚乱，便麻利地搁了碗，捡起地上被卷，挟在腋下，双手扶住，一边偏了腰身向前移步，一边小心地用眼睛向男人扫量。

果然，老牛正朝她射来两道醉光，并挣着嗓子说：

“不给老子捡拾桌子，哪儿去摆骚哇？”

妇人飞快地膘一眼前面的国子，脸色绯红。幸喜国子已提起书捆，正集中精力调整两手的重量，没注意老牛的骂，只听见妇人用极低的声音说了一句：

“放这里，麻狗给人家扯脏了咋办？我去去就回来！”

说了，不再看男人，低了头颤颤儿地越过国子，朝前很快地迈着小步，一把水牛尾巴似的黑发垂在肩头上，后面斜斜地露出一段白嫩的脖子，甚好看。国子紧跟在其后。

矮子正站在一长列房子中段的一扇敞开的木门口，见那先到的妇人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，嘴张了张，转眼望见国子跟了来，便不好说话似地复又合上。妇人横了矮子一眼，默然走进屋里，将被卷放在靠墙的一副约三尺宽的黑木板上，木板下支着两条长凳，那就是床。

“你自己收拾一家伙，明早放你休息，吃了中饭再上坡薅苞谷草。”周矮子摘下一把钥匙，塞到国子手里，摆着身子离去，嗓眼里咕咕地翻着痰声。

国子将身子探进房去，一股怪味立刻八面向他扑来，异常难闻，惊慌地掩紧了口鼻，憋住气不敢贸然吸进一口。那妇人快步奔到对面的墙边，双手使劲推开两扇格窗，又把木门敞得大开，顺手捞把棕叶制作的扫帚撑住门框，让怪味大量从门窗放出。好一会儿，国子方才恢复呼吸，胀红着脸，心口跳跳地向妇人道了声：

“难为你了！”

妇人不说话。只对他浅浅一笑。国子一惊愣，那一口碎牙竟如城里少女一般洁白似玉。妇人的脸蛋身段在山里已是出众，这口白牙尤其难得。国子的心跳跳地直想探问一句：

“你是本地人么？”但她这时却匆匆地、轻轻地、颤颤地走出门去了。

这一夜十分难熬。房顶上的石板瓦日间照久了太阳，夜里大量向下散热。地上难闻的怪味又不断往上浮起。国子睡不着，翻一个身，硬铺便发出板桶打谷般的声响，床单趁势被汗粘得卷起，裹在身上蛮不舒服。蚊子又嗡嗡嗡嗡地袭来，打不着也逃不开，他就趴着身子保护好脸，心里直后悔没有远见，不该将蚊帐和芭扇两样财产送了别人，想不到山里的

蚊子也这般凶残。

其实还有更热闹的。老鼠们一等熄灯便出洞，彻夜不息地厮杀互咬，尖声怪叫，听来凄厉惨痛，搅得国子动了血性，恶向胆边生，大吼一声，纵身下地，抄起立在门角的一根木棒四面乱打。好在屋里除了床，别无一件家具器皿。四壁顿时寂然。国子担心只一睡下，鼠们东山再起，索性又点燃煤油灯，汗渍渍坐下捧一本书假读，眼睛却偷看墙角地面，很想用计诱杀一只，鞭尸息怒。但鼠们天生乖觉精鬼，断然不肯上当，害他白白熬夜坐等到格窗外天色麻白，正欲昏昏睡去，忽有一个声音悠悠大叫道：

“……公了——”

吓得国子手中书本一抖，险些落地。他辨不清是鸡声还是人声，正疑惑间，兀地又是一声传来，这次却听明白了，并非“公了”，而是“上工了”！那打先锋的一个“上”字叫得极轻极短，仿佛为了节省精力，以便在第二个“工”字上发威，再马上续一个“了”字，长悠悠地拖着拍节。组合起来宛如一声鸡啼，不过似有痰音在喉间滑动。国子便断定是周矮子了。难怪那老脸童身的人极受老牛重视，原来是个工头！国子猛地记起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的故事，这周矮子正巧又和周扒皮同姓同宗，心里哑然一笑，又忙警告自己千万别对人说——从昨天起才在红茅坡安营扎寨，倘若得罪了人，如何了得？

2

刚刚吃过中饭，听得一声门响，周矮子摇摆着身子走进

来，给国子送来一张薅锄。锄把比他高出一拃还多，那把是真正的柞树杆的，苦瓜似的通体生有刺钉，被双手磨得金黄闪亮，如清漆涂过一般，国子连声道谢，庄重地双手接过，发现柞树把上用刀刻有一个歪歪倒倒的“朱”字，知道这姓朱的定是薅锄的主人，担心用不久长，探问道：

“是谁的锄？给我用好久？”

“叫你用，你就用，啥事都莫问！”矮子的面部很神秘，声调极森严，似乎这锄中含有不该人问的隐私。说罢摇摆着身子正要出门，忽又稳住阵脚，扭回头来问道，“有人向牛队长汇报，说你昨夜在屋里打得叮叮咣咣，那是搞啥？”问了，两粒鱼眼就在他的脸上审查。

国子的脸被他盯红，才要解释是撵老鼠，乘机诉点委屈。讨得队里同情。矮子好象悟出他的苦情，一挥胳膊，做了个原谅的姿势道：

“才来，算了，往后不准那样搞了！快收拾一家伙，准备上坡了！你听我在哪儿喊，你就到哪儿来！”

果然，矮子出门就是一声喊。国子不敢怠慢，扛起薅锄追了出去。三二十条汉子早已随在矮子身后，掀起屁股登那蜿蜒而上的山路，除却国子衣冠楚楚，全体都与昨日暮黑时分一样打扮，浑身上下仅穿一条裤衩，裸露着红亮的腊肉皮，只在头上扣顶草帽，背上都搭条用冷水浸过的毛巾。汉子们绕山跨谷，来到一座坡底，坡上一色青嫩的苞谷小苗，稀疏而瘦弱。大家纷纷拿下薅锄，拄在手中看周矮子。矮子真好似韩信点兵，站在高处大声点：

“黑瞎子，你带上赛，我带下赛！”

这赛便是山里人上坡劳作时形成的阵势，人们沿着坡底

的地边兜成一条线，排头叫上赛，排尾叫下赛，首尾呼应。夹着中段的人呐喊而上，逼得大家比赛，赛即是此意。而上下两赛又以上赛为主，决定主攻方向和行进速度，下赛只是配合着督促。带上赛的人，那是可以重任相托的人，好比年迈的老皇帝让左丞相代理朝政。

一个五尺七八寸长的大汉倒拖耨锄，懒洋洋地从队尾走到队头。这个叫做黑瞎子的人，虽黑但并不瞎，两只眼睛如牛颈下吊着的一对铜铃，而他的身体确实壮如人称为黑瞎子的大狗熊。黑瞎子一路慢慢挪步，一路嗡嗡地咕叨道：

要得哟，叫我带上赛，你莫踮起脚尖看我攒劲不罗！”

这话是笑周矮子矮，笑他既要用他人且又不信任人，但音量把握得极有分寸，好象子弹限于有效射程，传到矮子那里就模糊了，却能让站在近处的十几个汉子听到叫声。这便是黑瞎子又能团结下面同类，且又不得罪上方工头的技术。汉子们都为有人公然侮辱了工头而高兴，于是配合着，放肆而安全地望着矮子纵情大笑。唯有国子身旁站着的一个秀气小伙儿，使劲咬着下嘴唇，以至咬得变白，没有随和着笑。他一望见周矮子那对鼓胀得要跳出来的鱼眼，两片小小的脸肉就立刻高度警惕，连肉丝里也溢满了怯惧。国子看他似乎比自己年岁还小，大姑娘一般羞见生人，才欲转身对他，他就慌得低下头去。国子觉得这小伙儿不象个红茅坡人。

就在黑大汉子和秀气小伙儿之间，国子站定了。耨草这活儿，过去六年中他虽也做，但没见过似眼前这等陡坡，这多石头。况且一见这威风的阵势，心口便不由跳得急促。山里坡地果然不同，锄尖剐去，石头纷纷翻滚下来，老打自己腿脚。国子没上一袋烟功夫，就挨了四至五下，疼得钻心，

又不敢停锄抚摸，害怕一旦掉赛就永远追赶不上。他紧随黑瞎子冲有五、六丈远，上身的臭汗早已灌进裤裆，湿腻难受，这时候方才懂得汉子们为啥一律裸体上阵。

正午的太阳低下来了，压在头上白得耀眼，人们都不敢仰面拭看。等汉子们背上的湿毛巾早已扭出过无数把热汗，周矮子才凭着肚子里头的自鸣钟，宣布抽袋烟再干，汉子们立刻变成儿童，一声欢呼，弃了藕锄，弓身奔向坡边一株大树，见了荫凉处就把屁股一歪，抢先占领一块地盘，无论坐在什么东西上面感到都是幸福的，又摘下头上草帽在脸前快快扇动。国子忽然发现一直不见老牛，轻声问身旁的秀气小伙儿：

“今天怎不见牛队长上坡？”

“我不好说。”秀气小伙儿不正面看他，只含笑摆手，脸上似乎起了惶恐，顿了顿，又严肃地摆一遍手，改口气道：

“我不晓得！”

倒是黑瞎子将脑袋伸过来，手里摸出一根黑棍纸烟，“嘿”地怪笑一声说：

“金娃没长卵子，他不敢说！我们牛队长是条只吃好料从不犁田的牛，犁田有我们二队长嘞！”把嘴巴喝茶似地往周矮子那里一撇，又迅速正过脸来，闭了眼睛大口抽烟，那样子好似什么话都不曾说过。

国子情知这话的厉害，也急忙收回目光，学了黑瞎子的样子佯装严肃，过了一会，他发现金娃的身子慢慢朝他靠近，眼睛睁得很大，仿佛盯着他的裤腰。国子低头一看，原来已汗得透湿的裤腰带上吊有一串金属用具，包括电工刀、指甲剪和钥匙数把，还有一枚透明的琥珀小坠儿。国子猜中金娃

是惊羨小坠儿中的一只蜜蜂，就从钥匙链中取下，逗弄他道：

“你猜这只蜜蜂是从哪里钻进去的？猜中了，送给你！”

金娃转着脑袋四面察看，横直看不出一丝破绽，脸上便显出惭愧，笑着老实地摇头。国子耍了个大方，扬手把小坠儿丢到他的怀里：

“送给你，夜里睡在床上好好地研究！”

金娃双手捧住，如获至宝。想起理应报答一点什么才好，对国子憨憨地一笑，将小坠儿小心地端放在腿上，仓仓惶惶从裤衩后兜里摸出一包新烟，开了封皮，双手抖索着敬给国子一支。国子不会抽烟，又见那烟已汗得有点湿，就使劲地摇手谢绝。黑瞎子恰好将一根黑棍吸完。伸手抓了个便宜，塞进嘴里就点燃猛吸，斜眼笑望国子。没话找话说：

“你把金娃当老实人，我赌你问这个老实人一句话！”

“什么了不得的话？”

黑瞎子将国子扳倒在怀里，悄声嘀咕了一句什么，随即便转过脸去正经地抽烟，仿佛并不曾说话的样子。国子想了一下，笑出声道：

“这句话有什么？”转脸就问金娃，“金娃，问你个话。”

“啥话？”金娃正一心一意玩着蜜蜂小坠儿，一听连忙笑嘻嘻地抬头等他问。

“你说，人肉好吃不好吃？”

金娃愣了一下，突然脸色大变，精光冒汗的胸脯极快地起伏着，眼珠“霍”地睁圆，且渐渐放出两道凶光，猛然将手中小坠儿举过头顶，使劲扔到坡下，红着脸一跃纵起，搂起屁股下的蓐锄，向国子脑袋一下劈去。国子蓦地被这奇事骇呆，来不及问他什么原因，双手护了头，飞速地拔腿便跑。

听得背后脚板落地紧急，一张薅锄舞得风响，料定在这陡坡之上，自己绝对逃不过在红茅坡长大的金娃，吓得大叫救命。大树下歇荫的汉子们尽皆惊动，齐声喝叫金娃。金娃一概不听，吼吼地直追，如同怒极的猎犬穷追一匹给了它致命伤的野狼。国子仓惶中一脚踩翻，扑倒在地正要绝命，只听树下一声闷吼：

“金娃，你给我住手！”

是周矮子的声音。金娃听清了，这才住手，站在原地大气直喘，忽然间松了薅锄，自己仰面倒在地上，双脚在地上乱踢乱蹦，头把一块岩石碰得直响，大张着嘴好久才发出一声孤狼般的长嗥，惨痛且悲切。黑瞎子从树下飞步追去，把他拦腰抱住，弯着身子杠下山坡。国子脸色死白，浑身瘫软，颤抖，止也止不住，后半晌险些抡不起薅锄。

这天暮黑收工，国子咽不下南瓜和馍。一身疲累，满心屈辱，早早地擦了身子，往硬板床上一倒，顺手捞本书看，却一字也认不下去，老是用心去重演下午那幕凶险的故事，又出了一身滚汗，心里痛骂着黑瞎子，又苦苦地思索金娃为什么突然由温驯变得疯狂。正想不出一个道理，这时木门从外面推开一条窄缝，接着，昨天帮他喝住麻狗并挟过被卷的妇人用膀子挤开了门，双手捧了一碗面条，颤颤儿地走进来，看看屋内无处可搁，就小心地腾出一只手，掀开床上垫单的一角，把碗在铺板上放正，开口就说：

“今天你吃亏了，幸喜还没伤着！哪儿都没伤着吧？”又骂一声，“挨炮子儿的黑瞎子，他捉弄你咋说的？”

国子羞红了脸，硬着身子从床上坐起，把黑瞎子赌他说的话如实讲了，妇人听了一吐舌头，连连摇头道：

“那咋问得？那咋问得？金娃是个孤儿，原来有个老娘，还有个姐，五九年遭荒年饿肚子，他姐快饿断气了，他娘想救住一个，夜里一路哭，一路就把他姐弄了煮给他吃。末了他娘也得水肿病死了，金娃一个人还活着，一个姓金的人把他捡着，养了两年人家屋里人嫌弃，他还没成人，就跑到红茅坡来做活，到现在还弄不清到底是哪里人，也不晓得好大岁数。你说他吃人肉，他咋不跟你拚命？”

国子恍然大悟，极后悔自己的冒失，对金娃不仅不怨恨，反而十分同情。觉得世上还有那样吓人的岁月，那种残忍的爱。他的悲伤又开始转移。

“金娃可是个好娃，好诚实，好可怜呵！”妇人说，努力地为金娃开脱，“队上有的人笑话他，有的人捣弄他，他没有半个亲人。我对他稍许好些，他就把我叫姐。他总是给我做事。你莫怪他，莫怪他呵……”

“我不怪他。”国子答应了她，十分恳切地摇头，让她好放心。他这时可以正眼看她了，觉得她愈加美貌动人，那鼻、眼、嘴，那脸型，那身段，竟宛如古代仕女，不曾料想到却做了红茅坡一个秃子队长的老婆！她开口就说我今天吃亏了，她还没觉悟到她这辈子吃亏了，那倒是个大亏！国子为她大鸣不平，只是警惕着不说出口来。

妇人被他呆望得不自在了，忽然想起面条，用手一点床角上那碗，催说：

“快吃呀！我们这里苦得很，往后你要受罪了——快吃，等会子冷了，鸡蛋腥气！”

国子方才记起那碗漂有几星绿色葱花的面，不知道是队上特意的优待呢？还是她私人的赠送。又不好直问明白，索